



柳林风声

水原社

柳林风声

〔英〕肯尼恩·格雷厄姆著

张 诚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柳林风声

英国文学名著丛书

张诚译

柳 林 风 声

〔英〕肯尼恩·格雷厄姆著

张诚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375印张 122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700

书号：R10173·470 定价：0.65元

目 次

第一章	河岸.....	(1)
第二章	大道.....	(19)
第三章	野树林.....	(37)
第四章	獾先生.....	(54)
第五章	重返家园.....	(72)
第六章	癞蛤蟆先生.....	(91)
第七章	黎明前的箫声.....	(109)
第八章	癞蛤蟆历险记.....	(124)
第九章	大迁徙.....	(142)
第十章	癞蛤蟆第二次历险.....	(165)
第十一章	有家难归.....	(188)
第十二章	浪子回乡.....	(210)
	译后记.....	(228)

第一章 河岸

鼯鼠一大早就开始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进行春季扫除。先用扫帚扫，接着用抹布擦，随后又提着一桶石灰水，先后猴到梯子上、台阶上和椅子上粉刷墙壁；喉咙呛进了灰尘，眼睛迷住了，一身茸茸的黑毛溅满了石灰水。他干了整整一个早上，忙得他腰酸臂疼。春意在空中荡漾，在地底下运行，在他周围回环，甚至透进了他那阴暗低矮的小屋。春天就是有这么一股子进取精神。鼯鼠在家里待不住了，他猛地一下把刷子扔到地上，嚷道，“烦死啦！”“不干了！”

“搞什么鬼春季扫除！”他说着锁上了房门，连上衣也没顾得上穿，就奔出家门，朝陡峭的小地洞走去。地洞的上面是公园的石子路，那儿通风向阳，是别的动物的天地。地面上有一股力量在强烈地召唤着他。他一点一滴地爬呀、刨呀、挖呀；挖呀、刨呀、爬呀，小爪子忙得不亦乐乎，嘴里小声地鼓励自己：“向上去！再向上去！”终于听到砰的一声，挖通了。

他连鼻子带嘴巴伸到外面的阳光里，身子也随着滚到一大片暖融融的草丛里。

“太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比刷墙好多了！”太阳热烘烘地照在他的茸毛上，阵阵和风轻轻吹拂着他晒得发烫的前额。他长期隐居在洞穴里，听觉变得迟钝了，小鸟欢快的鸣叫，在他听来差不多跟高声喊叫一样。他沉浸在生活的欢乐和春天的喜悦之中；突然伸开四肢，纵身一跳，穿过草地，来到前边的矮篱笆旁。

“站住！”篱笆缺口边一只老兔子喝道，“有谁打俺这条道过，就得丢下六便士买路钱！”鼯鼠毫不理睬，根本不把兔子放在眼里。他这种傲慢的态度，弄得兔子一时不知所措。“傻瓜蛋！傻瓜蛋！”鼯鼠一边沿着篱笆快步朝前走，一边和闻声从洞口探头窥看的几只兔子打趣。他们还没来得及想出恰当的话来回敬他，鼯鼠已经溜之大吉了。鼯鼠走后，兔子互相抱怨起来：“你真笨！干吗不告诉他——”“哼，你怎么不说——”“你本来可以提醒他一下——”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不一而足。他们总是这样——事后诸葛亮。

这一切似乎太好了，简直不象是真的。鼯鼠沿着篱笆继续往前走，越过一块块草地，穿过一丛丛灌木林。他东张西望，目不暇接，有几处鸟儿在做窝筑

巢，有几处花儿含苞欲放，嫩叶脱颖而出——宇宙万物显得喜气洋洋，既生意盎然，又忙忙碌碌。比刻，他洋洋自得，早把刷墙的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又莫名其妙地觉得在这些忙碌的公民中，当一条悠闲的狗，该是 fastest 的。

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不知不觉来到了一条春水盈盈的河边。他这一辈子还不曾见过河哩——这头毛皮溜光，蜿蜒游动的巨兽。她嬉笑追逐，一会儿格格笑地抓住她的伙伴，一会儿又笑呵呵地放开他们。有时她向新伙伴猛扑过去，一下把他们冲散，接着又把他们抓住托起。她浑身在震动——光影摇曳，旋涡沸腾，流水哗哗。面对这一切，鼯鼠感到迷惘、恍惚，不禁神魂颠倒起来。他在河边徘徊，活象一个小孩依在魔力无边的大人身边，听他讲着动人心弦的故事。他终于困乏了，坐在河岸上，而河水仍在喋喋不休地跟他讲个不停。她讲着一连串世间最动听的故事，这些故事发自地球深处，最后汇入无所不容的大海。

他坐在草地上向河对岸张望，目光被对岸水面上方的一个黑洞吸引住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洞要是给一个要求不高而又乐于住在水边的动物做宿舍，既远离尘嚣，又不会被洪水淹没，是够舒适雅致的了。当他凝神远眺时，河心似乎有个明亮的小东西在

闪闪跳动，时隐时现，象一颗亮晶晶的小星星。可星星怎么会在河里呢？萤火虫么？又显得太小太亮了点，等定睛再看时，发现这东西还向他眨呀眨的，原来是只小眼睛。一张小脸渐渐露出来，环绕在眼睛四周的，活象一个镜框。

一张棕色的小圆脸，长着连鬓胡子。

一对晶亮的眼睛，闪着光，这就是最初吸引他注意力的那种光。

一对机灵的耳朵，一身油光水滑的厚厚的茸毛。

哦，是水毛鼠！

这两只小动物彼此站着，细细打量着对方。

“你好，鼯鼠！”老鼠招呼着。

“你好，老鼠！”鼯鼠答道。

“你过来好吗？”老鼠即刻问他。

“算了，还是谈谈吧，”鼯鼠不大乐意地说。他第一次来到河边，对水上生活很陌生。

老鼠啥也没说，弯腰解开一根绳子提在手里，然后轻轻走上一条鼯鼠尚未发现的小船。小船外面漆成蓝色，里面漆成白色，大小正可容得下两只动物。鼯鼠一下子被小船吸引住了，虽然他并不完全明白船的用途。

老鼠熟练地把船划过来靠稳了。他伸出一只前爪扶住鼯鼠，鼯鼠战战兢兢地走进船舱。

“抓住我的手！”老鼠说，“脚步轻快点！”鼯鼠又惊又喜，发现自己真的端坐在一条名副其实的船上了。

“今天真痛快！”老鼠推开船去划桨时，鼯鼠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还没坐过船哩。”

“什么？”老鼠张大嘴巴惊叫着，“从来没坐过船，那你以往在干些什么呢？”

“坐船就那么好吗？”鼯鼠讪讪地问，其实，他心里早就乐滋滋的了。他斜倚在座位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座垫、桨、桨架，以及一切使他神往的东西，同时感到小船在脚底下轻轻晃动起来。

“那还用说！这是举世无双的，”老鼠猫着腰不停地划着桨，郑重其事地说，“我说的都是实话，相信我吧，朋友，再没有别的事可以和划船相比啦，哪怕稍微在船上待一下也比干别的快活多了。待一会儿都是好的。”他象做梦一样不住地说着：“只要在船上待一下子，待一下子——”

“当心，老鼠！”鼯鼠突然惊叫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小船一头撞到岸上，船身整个倾斜了。这位梦想家，这位快活的划手，一下子四脚朝天跌倒在船舱里。

“——在船上——或不在船上，”老鼠开心地笑着爬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说，“在船上或不在船上，

这倒没什么关系，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玩得开心就行。不管你是出门，还是在家，不管你到了这个地方，还是到了别的什么地方，都不是主要的，总之，不要让自己闲着。你决不能专门只干某一件事，因为事情是很多的，干完这件事，还有那件事。你高兴干就去干，但最好还是别顶真。喂，要是今天你真没事可做，让我们顺流而下，玩它一个整天，好吗？”

鼯鼠快活得手舞足蹈，然后满足地舒了口气，惬意地躺到柔软的座垫上。“今天准会玩个痛快！”他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等会儿！”老鼠说，并把缆绳系在岸边的环子上，爬回上面自己的洞里。不大一会儿，他摇摇晃晃地提着一大筐午餐用的食物出来了。

“把它推到你脚底下，”他把筐子递上船，对鼯鼠说，然后解开缆绳，摇动双桨。

“这里面装的什么？”鼯鼠好奇地摇着筐子问。

“是只冻鸡，”老鼠简单地回答，“还有冻舌头、冻火腿、冻牛肉、腌黄瓜、色拉、面包卷、三明治、肉罐头、生姜、啤酒、柠檬苏打水——”

“啊，停一停，停一停，”鼯鼠欣喜若狂地喊起来，“这太多了！”

“你真的觉得太多吗？”老鼠一本正经地问，“平时出游时我就带这些东西，别的动物还讲我小



气，说手抠得太紧了呢！”

鼯鼠根本没听到老鼠在说什么，他完全沉浸在刚开始的新生活里，陶醉在花香鸟语和明媚的春光之中。他把一只爪子伸进水里，做起了长长的白日梦。一向是良朋益友的老鼠，不停地向前划着，不去惊动他。

“我太喜欢你那身衣服了，老兄，”约摸过了半个钟头，老鼠说，“我打算一有钱就给自己买一套黑色天鹅绒吸烟服。”

“对不起，你说什么？”鼯鼠强打精神说，“你一定觉得我不懂礼貌，只是这一切对我太新鲜了。原来——这——就——是——一——个——河！”

“一条河！”老鼠纠正他。

“你真住在河边吗？那该多带劲呀！”

“我住在河边，和她在一起，既在她上面，又在她身体里，”老鼠说，“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又是阿姨、伙伴。她供给我衣食。当然罗，也是我盥洗的地方。河就是我的一切，除了她，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她没有的东西，都不值得有，她不了解的东西，也不值得了解。老天爷！我和她一直待在一起。无论是冬夏还是春秋，她都是那么有趣、动人。只是在二月里涨潮时，我的地下室里全灌上了水，黄褐色的河水从我那间最好的卧室窗前流过，这是十分不利的。

而当河水退去，留下的斑斑泥迹就散发着葡萄干糕饼气味，河道里也布满了灯芯草之类的杂草，这时，我又可以在大部分的河床上逛荡，找点新鲜食物吃，或是拾起粗心的人们丢在船外的东西。”

“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感到乏味呢？”鼯鼠冒昧地问道，“就河跟你在一起，平时没个人跟你聊聊？”

“怎么没人跟我聊？——嘻，这不怪你，”老鼠耐着性子说，“你新来乍到，当然不了解情况。人可多啦，有水獭、鱼狗、小鸬鹚、母红松鸡等等，这伙人一天到晚都凑在你的旁边，要你讲这讲那——好象他们自己无事可做似的。不过，这是以往，现在不同了。由于人烟稠密，河岸拥挤不堪，许多人成群结队地迁走了。”

“那边是什么？”鼯鼠用爪子指指河对岸草地前边那片黑压压的森林。

“那个么？那是野树林，”老鼠立即回答，“我们不常到那儿去，我们是水边动物。”

“难道——难道那儿的人不好吗？”鼯鼠略显不安地问。

“噢，让我想想，”老鼠回答，“松鼠还不坏。可是兔子……兔子嘛，倒是有好有坏，好坏都有。此外还有獾，这是必然的。他住在森林中央，不愿住别

的地方，你就是花钱请他，他也不干。可爱的老獾！无人去打扰他——人们最好也不要去打搅他。”他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

“那么，究竟有没有人会打扰他呢？”鼹鼠问。

“嗯，当然有，”老鼠有点踌躇地说，“黄鼠狼——鼬——狐狸，等等。这些人有的地方还挺好呢——我跟他们还是好朋友哩，有时我们碰到一起还要玩上一阵子。不过，不可否认，他们会突然跑掉——哦，你可不能当真相信他们，那可是实情。”

鼹鼠深知，一味谈论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哪怕只是间接地提一下，也是违反动物的戒律的，所以，他撇开了这个话题。

“野树林的那边又是什么呢？”他问，“那边蓝蓝的，非常幽暗，看上去似群山非群山，既象是城市的炊烟，又象浮云在飘动。”

“野树林那边是广阔的世界，”老鼠说，“那地方同我们没关系，不论是同你还是同我。我从来没去过那儿，也根本不打算去。你假是有理智，也决不要去。以后也别再提它了。好了，我们终于到了平静的水面，就在这儿吃午饭。”

离开河的主航道，他们仿佛进入一个四周陆地环绕的小湖，两边一溜斜坡，铺一层青青的草皮，弯弯曲曲的黄褐色的树根在平静的水面下闪闪晃动。前面

便是银灰色的河坝，湿漉漉的水轮不停地转动，激起一堆堆泡沫。水轮转动处，现出了灰色的人字形的磨坊。单调的流水声在空中回响，枯燥而沉闷，但有时也发出清脆而欢快的音响。这情景真美极了，鼯鼠屏住呼吸，举起前爪，连声赞叹：“喔唷！喔唷！喔唷！”

老鼠把船划到岸边靠稳，把笨拙的鼯鼠扶上岸，然后拎起那筐食物。

鼯鼠请求允许他自个儿来打开食筐。老鼠欣然同意了，然后，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休息了。心情激动的鼯鼠抖开桌布铺在地上，把那些神秘的小包一个个拿出来，依次摆好。他每打开一包，总要“喔唷！喔唷！”地赞叹几声。等食物摆好以后，老鼠说：“动手吃饭罢，老伙计！”鼯鼠于是高兴地大吃起来，因为今天一大早他就开始打扫屋子，空着肚子做了许多事，仿佛干了几天活。

“你看什么呀？”当他们的辘辘饥肠稍事缓解，鼯鼠把双眼暂时挪开桌布时，老鼠即刻问道。

“我在看水面上翻起的一串串小水泡，”鼯鼠说，“看上去怪好玩的。”

“水泡？哈！”老鼠说。他啧啧连声，显出一副诱人的神态。

一只水獭在河边露出了宽扁发亮的嘴巴，接着爬

出水面，抖去身上的水滴。

“馋鬼！”他说着向他们吃饭的地方走去，“干吗不请我，老鼠？”

“这是临时便饭，”老鼠解释说，“顺便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鼯鼠先生。”

“见到你很荣幸，”水獭说。二人即刻交上了朋友。

“到处都这么闹哄哄的！”水獭接着说，“全世界的动物今天似乎都到河边来了。我原想到这片平静的水面求得片刻的安宁，不料又碰上了你们二位！——至少——请原谅——我并不全是这个意思，你知道。”

他们身后响起一阵沙沙声，是从篱笆边传来的，篱笆里面堆着厚厚一层去年的枯枝败叶。一个满头斑纹，肩膀高耸的家伙，正向他们窥看。

“过来，老獾，”老鼠高声喊道。

獾向前疾走了一两步，然后咕哝一句，“是你们一伙，”扭头不见了。

“他就是这个脾气！”老鼠沮丧地说，“就是不喜欢和大家在一起！这下可好，今天再别想见到他了。喂，你说说今天河边有些什么人？”

“獭蛤蟆就是一个，”水獭回答，“他在那条崭新的赌船上，穿着一身新衣裳，什么都是新的！”

两只动物相视而笑。

“他一度什么也不干，就知道驾船行舟，”老鼠说，“可是，不久就厌倦了，爱上了赌钱。除了成天到晚赌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手气倒还挺好。去年他喜欢驾游艇，硬要我们陪着他，我们只好假装乐意。他原打算后半辈子就在艇上度过哩。他就是这样，不管什么事情刚上手时，觉得挺有意思，不久就腻味了，又要搞别的新鲜玩艺儿。”

“倒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水獭若有所思地说，“只是不稳当——特别是在船上！”

从他们坐的地方隔着河心小洲，就能看见主航道。这时，突然出现了一条赌船，划船的是个矮壮汉子。船边浪花四溅，船身剧烈摇晃，他在用力地划着。老鼠站起来和他打招呼，他却直摇头，一心一意划他的船——他向来如此。

“要是船再摇晃下去，保准要不了多久，他就得下船，”老鼠说着又坐下。

“会这样的，”水獭格格地笑着，“我跟你讲过癞蛤蟆和水闸管理员那段有趣的故事吗？是这样的，癞蛤蟆……”

一只漂在水上的蜉蝣，学着那些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的样子，在河里横冲直闯地逆水游着。忽然砰的一声，一个旋涡席卷而来，那只蜉蝣便再也不见了。